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總序下

天興元年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
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

六年秋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灑南面夏屋山背黃瓜
堆將建新邑

太宗泰常七年秋九月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
里

高祖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
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箇經始洛京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一

朱氏槐廬校刊

十八年春正月乙亥幸洛陽西宮閏二月壬申帝還至
平城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十一月己丑車駕至于洛
陽

十九年秋八月金墉宮成九月車駕幸金墉宮庚午六
宮及文武遷于洛陽

魏書任城王澄傳曰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于
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
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
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順天應人
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
葉今日卜征乃是伐叛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

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峭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二

朱氏槐廬校刊

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于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

李冲傳曰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

發都至于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
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稽顙固諫高祖乃諭羣臣曰
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
垂之于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
窮之美今若不南遷卽當移都于此光宅土中王公
等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居
如有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闡于成事智者見于未
明行至德者不議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非常之
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
帝京周公啟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後固其宜也且天
下至重莫若皇居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三

朱氏槐廬校刊

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
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羣
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
征無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陽

東陽王丕傳曰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
官大議乃詔丕等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
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
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
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
之謂爲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
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出北方廐在此置

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黹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庭之後亦遷于河南尙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于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不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曰往在鄴中司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四

宋氏槐廬校刊

徒公誕咸陽王禧尙書李冲等皆欲請龜占吉凶朕謂誕等曰昔周召卜宅伊雒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于龜矣朕旣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不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

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

孝武帝永熙三年秋七月丁未出奔長安己酉高歡入洛冬十月丙寅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丙子北遷于鄴

魏書孝靜帝本紀曰是月壬申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于變適理出于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際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五

朱氏槐廬校刊

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庥主者明爲條格及時發邁

自是分爲東西魏

東魏禪于齊都鄴

西魏禪于周都長安

及周武帝滅齊宣帝大象元年以洛陽爲東京

周禪于隋

隋文帝開皇二年夏六月丙申作新都于龍首山

在漢故城

東南十三里卽今陝西西安府

隋書高祖本紀曰詔曰朕祇奉上元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宮常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

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義農
以降至于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
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
從漢彫殘日久屢爲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
權宜又非謀筮從龜占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
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稽幽顯之符同心固請辭情
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嚮非朕一人之所
獨有苟利于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盤庚
篇曰重我民無盡劉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
如農望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宇甯一陰陽順
序安安以遷勿懷怨胥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六

宋氏槐廬校刊

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
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乃詔左僕
射高頴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
卿高龍義等創造新都

庾季才傳曰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
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
事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
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曰
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李穆傳曰上素嫌臺城制度狹小又宮內鬼祆蘇威
嘗勸其遷都未決適太史奏狀及穆上表諸改都邑

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是則可矣遂從之

冬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興城

三年春三月丙辰遷于新都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營洛陽爲東京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

九年春三月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唐高祖受隋禪都長安

新唐書突厥傳曰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七

朱氏槐廬校刊

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

高祖永徽五年冬十月和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

顯慶二年冬十二月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

武后光宅元年秋九月甲寅改東都爲神都

資治通鑑曰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武后長壽元年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長壽元年秋九月癸卯以并州爲北都

通典曰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爲北都中宗神龍元年春二月甲寅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

并州

元宗開元九年春正月丙辰以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夏六月己卯罷中都

舊唐書作秋七月戊申

通典時揚州功曹參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臣聞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昔魯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愚臣竊以爲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尙以爲損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于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戶將安投乎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八

朱氏槐廬校刊

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則獲福無疆天下幸甚六月三日詔停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以并州爲太原府置北都

六典曰京兆河南太原爲三都

十八年夏四月乙卯築西京外郭凡十月而功畢

肅宗至德二載冬十二月戊午朔以蜀都爲南京鳳翔郡爲西京西京爲中京

上元元年秋九月甲午以荊州爲江陵府置南都復以
南京爲蜀郡

二年秋九月壬寅罷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
南都之號

元年去年號稱元年其
年四月改元寶應建卯月辛亥朔復以京兆府爲
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
原府爲北都

新唐書呂諲傳曰爲荊州刺史澧朗岐忠等五州節
度使建請荊州置南郡詔可于是更號江陵府以諲
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河南之岳潭柳
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九

朱氏槐盧校刊

舊唐書郭子儀傳曰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

廣德元年十月

吐蕃犯京畿
上幸陝州

程元振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

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
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
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
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
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
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
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
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
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

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陵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十

朱氏槐廬校刊

邑榛棘豺狼所嗥旣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烟繼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陝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稍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

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

元載傳曰扈駕自陝還上表請以河中府爲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載遂抗表請建中都以關輔河東等十州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十一

朱氏槐廬校刊

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疏入不報

杜佑通典議曰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于轉輸雒陽宮室正在上中周漢以還多爲安宅皇輿巡幸之處則是國都何必重難遷移密邇勅寇擇才留鎮以息人力自然無慮答曰古今旣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也雖定鼎郊鄩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遷始則晉鄭夾輔中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有請隧之僭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殄魏晉以下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內財力雲奔風趨儻議遷都得非蹙國斯乃示弱天下

何以統臨四方雒陽地瘠彫弊尤甚萬乘所止千官
畢臻樵牧難資藁秸難贍又無百二之固慮啟姦兇
之心豈得舍安而就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初平項
羽將宅雒師婁敬請居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田肯稱
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牙帳在于河曲數十萬騎
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才力且乏百辟震恐皆請
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方止永安宗社實賴聖謨
議者又曰雒陽四戰之地既將不可蒲坂虞舜舊國
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吳蜀甯不堪居答曰
蒲坂土瘠民貧困竭甚于雒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
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
腴關中爲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茲若居之
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
搖未可輕議

僖昭之時乘輿屢出

舊唐書僖宗紀曰光啟元年十二月沙陀逼京師田
令孜奉帝出幸鳳翔初黃巢據京師九衢三內宮室
宛然及諸道平破賊爭貨相攻縱火宮室居市閭里
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補葺至是亂兵
復焚宮闕蕭條鞠爲茂草矣

新唐書朱朴傳曰昭宗時朴爲國子博士上書議遷
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

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
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閤井肆
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
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
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
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虛若
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
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之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
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
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
水深人心彊復狠戾不可以都唯襄鄧實居中原人
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
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趙匡凝傳曰匡凝爲山東道南節度使天祐元年封
楚王時諸道不上供惟匡凝歲貢賦天子又曰昭宗
嘗有意都襄陽依匡凝以自全

昭宗天祐元年春正月壬戌朱全忠逼帝幸東都夏閏
四月甲辰東駕至東都

舊唐書昭宗紀曰乾甯四年七月丙申上幸華州九
月己卯溯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張全義與關東諸侯
俱上表言秦中有災請車駕遷都諸侯全都全義言
臣已表率諸藩繕治洛陽宮室優詔答之天祐元年

正月己酉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
車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
自渭浮河而下連費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于路
曰國賊崔胤召朱溫傾覆社稷俾我如此天平天平
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發陝州閏四月丁酉車駕發
陝州甲辰至東都由徽安門入是日大風雨跬步不
辨物色日暝少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宮御正殿宣勞
從官衛士受賀乙巳上御光正門大赦制曰乃瞻中
州便侯伯會朝之路運逢百六順古今禳避之宜况
建鼎舊京我家二宅轅轅通其左郊鄜引其前周平
王之東遷更延姬姓漢光武之定業克茂劉宗肇葺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二

朱氏槐盧校刊

新都祈天永命皆因否運復啟昌期或西避于戎狄
或載殲于妖孽朕遭家不造布德不明十載以來三
罹播越亦屬災纏秦雍叛逆起邠岐始幸石門以避
衛兵之亂載遷華嶽仍驚畿邑之侵憂危則矢及車
輿陵脅則火延宮廟迨至逆連宮豎構結姦兇致劉
季述幽朕于下宮韓全誨劫予于右輔莫非兵圍內
殿焰瓦九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効指鹿而威衆矯
宣天憲欺蔑外藩行書詔以任情欲忠良而獲罪雖
羣方岳牧協力匡扶拘戎律于阻修報朝恩而隔越
副元帥梁王全忠以兼鎮近輔總兵四藩遠赴岐陽
躬迎大駕辛勤百戰盡勦兇渠營野三年竟迴鑾輅

咸鎬載新其宮闕讓珪絕類于闡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興之運又邠岐結釁巴蜀連兵上負國恩下隳鄰好焚宮烈火更延爇于親鄰却駕兇鋒復延侵于禁苑又太一遊處併集六宮罰星熒惑久纏東井元象薦災于秦分地形無過于洛陽爰有一二蓋臣洎四方同志竭心王室共誓嘉謀魏鎮定燕航大河而畢至陳徐潞蔡輦巨軸以偕來披荆棘而立朝廷剗灰燼而化輪奐左郊祧而右社稷肅爾崇嚴前廣殿而後重廊藹然華邃公卿僉議龜筮協從甲子令年孟夏初吉備法駕而離分陝列百官而入洛郊觀此殿繁良多嘉慰謝罪太廟憂惕驚懷登御端門軫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五

宋氏槐廬校刊

惻興感蓋以一人寡祐致萬姓靡甯工役艱疲忠良盡瘁克建再遷之業冀延八百之基宜覃渙汗之恩俟此雍熙之慶滌瑕盪垢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復四年爲天祐元年於戲肆眚閭闔卽安宮闈雖九廟几筵已闕于新室而諸陵松柏遙隔于舊都將務又甯難申綣慕文武百辟執事具僚從我千里而來端爾一心莅政恩覃旣往効責從新方當開國之初必舉慢官之罰

五代史寇彥卿傳曰初太祖

宋全忠僞號梁太祖

與崔胤謀欲

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旣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

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爲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徬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

資治通鑑曰正月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老幼繼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邱墟矣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六

朱氏槐廬校刊

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戊辰以汴州爲開封府建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西京爲雍州佑國軍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太原府建西京以鎮州爲眞定府建北都 冬十一月乙巳罷北都爲鎮州成德軍以太原爲北都 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 辛酉復西京京兆府三年春三月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陽爲東都明宗大成四年夏六月戊申罷鄴都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月庚辰復以汴州爲東京洛陽爲西京以西京爲雍州晉昌軍 十一月辛亥復鄴都周高祖顯德元年春正月戊寅罷鄴都

世宗顯德三年春正月戊戌發開封府曹渭鄭州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宋太祖受周禪都東京

開寶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都

王應麟地理通釋曰太祖生于洛陽有遷都之意晉王言非便太祖曰朕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固而去冗兵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眞宗景德二年春二月甲申以宋州爲應天府

大中祥符七年春三月建應天府爲南京

仁宗慶歷二年夏五月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七

宋氏槐廬校刊

宋史范仲淹傳曰時呂夷簡執政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

呂夷簡傳曰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乃建北京

神宗熙甯八年秋八月發河北京東兵監牧卒修都城

徽宗政和六年春二月庚寅廣京城

高宗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卽位于南京應天府

三年秋七月辛卯以杭州爲臨安府

紹興元年冬十一月戊戌詔駐蹕臨安

二年春正月己未修臨安城

宋史陳亮傳曰淳熙五年亮詣闕上書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六

朱氏槐廬校刊

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滿百司庶府以講禮樂于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于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

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同時其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于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于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

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其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甯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

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遼初國號曰契丹居潢水之上名曰西樓

大祖神冊三年春二月癸亥城皇都

四年春二月丙寅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爲東平郡

太宗天遷三年冬十二月升東平郡爲南京

會同元年冬十一月晉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于是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三

朱氏槐虛校刊

東京

聖宗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

興宗重熙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改雲州爲西京

金之先在混同江長白山至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按出虎水之側太祖建國稱京師

熙宗天眷元年秋八月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甯舊上京爲北京

海陵天德三年春三月壬辰詔廣燕城建宮室夏四月丙午詔遷都燕京

貞元元年春三月辛亥至燕京乙卯改燕京爲中都府
曰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
正隆二年秋八月甲寅罷上京留守司 冬十月壬寅
命會甯府毀舊宮殿諸大族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
耕種之

金史海陵本紀曰削上京之號止稱會甯府稱爲國
中者以違制論

三年冬十月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
京宮室

六年夏六月癸亥至南京

世宗大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復以會甯府爲上京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三

朱氏槐廬校刊

宣宗貞祐二年秋七月遷都南京

金史完顏訛可傳曰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
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
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
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
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
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
撤合輦傳曰宣宗改河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
少室山頂爲御營命移刺粘合築之

元初國號曰蒙古太祖始卽位于幹難河之源十五年
建都和林

元史地理志曰和甯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刺和林河因以名城

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于此前後五朝都焉

世祖以憲宗六年春三月命僧子聰後名劉秉忠卜地于桓

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室

中統四年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爲上都

至元元年八月己卯改燕京爲中京

四年春正月城中都始建宗廟宮室

九年春二月壬辰改中都爲大都

元史劉秉忠傳曰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三

朱氏槐廬校刊

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

二十年夏六月丙申發軍完大都城

光緒歲在著雍困敦春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終